

印象成大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小章

寫在前面的話

因為在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任教，我經常行走于各個大學之間，或講課，或訪問，或合作交流。在不同的大學行走時，我會看到不同的校園，不同的風物，不同的師生，不同的課程和研究內容，引起我不同的感觸和思考。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去河南大學的訪問。除了其中西合璧的校園和自強不息的學風，更讓我震撼的是刻在大學校門上的校訓：明德新民，止於至善。這取自兩千多年前中國先哲所著《大學》的開篇之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用今天的話說：大學的理念，在於弘揚光明的德性，在於用這種德性使人民自新，從而達到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大學》，被「止於至善」那種境界所深深吸引。原來，大學的目的應該是這樣的！兩千多年後我們所在的今天，大學在大部分人眼裡只是學習謀生技能的場所。隨著科技的飛躍發展，大學的專業課程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精細，但實際上學生真正涉獵到的其他人文知識反而越來越少，根本顧不上「明德」、「新民」，更談不上「止於至善」的境界了。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夫婦在他們所

著的《歷史的教訓》裡提醒我們：「不應把教育僅僅當成事實、年代、帝王將相的資料堆積，也不能僅僅當作為個人在社會上立足的必要準備，而是應當作為我們精神、道德、技術和美學遺產等盡可能充分地傳承，其目的在於擴大人類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審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這也許就是我們的先哲所說的「明德」、「新民」和「止於至善」的最好注腳吧。

因此，我每到一個大學，並不僅僅在乎我看到些什麼，更重要的是那些無形的、最讓我感動的東西。那可能就是一個大學獨特的精神和文化。

2015年10月，我有幸訪問了臺灣的兩所大學：在臺南的，以工科稱著的國立成功大學，還有在臺中的，以文科見長的東海大學。這兩所大學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感動之餘寫下了訪問的隨筆。

承蒙成大校刊的抬愛，應允刊登我的訪問隨筆，不僅僅是訪問成大的這一篇，還有訪問東海大學的另一篇。我再一次被成大廣闊的學術視野和胸懷所感動。

大學是通往至善的途徑，成功來自廣闊的視野。

2016年3月10日 于香港中文大學

去年，幾乎也是在這個時候，我來到臺南，造訪成功大學。當時臺南和成大都留給我深刻的印象（見成大校刊248期86頁），也因此，我希望再來。就在上一次的訪問中，我向皮膚科的王德華醫師（Ken）說了我想對成大再作一次更長時間訪問的想法。於是，他為我申請了成大訪問交流經費，也就有了我這一次再訪成大之行。

待客有道

十月十九日晚，飛機降落在高雄機場，Ken開車從臺南來接我，這既讓我感到踏實，又讓我覺得不安，這天黑路遠的，太麻煩他了。

回臺南路上，我們聊了一路。認識Ken已經有些年頭了，他是一個興趣廣泛，好（喜歡）玩之人。沒有什麼話題是他不感興趣的，無論是不同的研究課題，還是各種好玩的地方或飲食。所以，和他交流是很輕鬆愉快的事，因為他什麼時候都是興致勃勃的。至少，他給我的印象是這樣的。這次聊天中，我提起自己最近應廣州一個讀書會所邀而做的一個題為「通往生命之道」的科普講座，問Ken除了我的專業

講座之外，能否在成大也安排一次這個講座。

Ken一聽馬上就回答：「當然可以。」然後一臉期待的樣子，想要問講座的細節。我賣了個關子：「到時候你就知道了。」「好吧，我等著。」他說，帶著一副非常好奇的樣子。

我被安排在成大會館下榻，這裡房間寬敞、整潔舒適，書桌網路一應俱全，一點都不比臺南的香格里拉差。Ken幫我把行李安頓好之後，遞給我幾本書：《臺南的樣子》、《臺南過生活》和《府城文學地圖》。我心裡一陣狂喜，卻又一時語塞，難道他還真以為我是來臺南過生活的？當然不，但他的用心讓我感動，就像我上次來臺南，被那個到機場接我的女孩和她為我準備的那杯布萊恩紅茶所感動一樣（見成大校刊248期86頁）。

第二天早上Ken來接我到成大醫學院，把我交給院辦秘書，陳瑞楨小姐。陳秘書熱情地把我帶到訪問學者辦公室，裡面靠窗放著一張帶電腦的辦公桌，兩邊的牆，一面有書櫥，另一面有茶几椅子可以供兩人交流討論。沒想到，就這為期僅一個來星期的訪問，成大醫學院還給我安排了這樣一個正式的辦公室。我萬萬沒想到的是，他



王德華醫師送我的幾本關於臺南的書。



我在成大醫學院訪問時用過的辦公室。

們連臨時手機都為我準備了，還買了電話卡，這樣我在臺南與各方的聯絡就方便了，即便我自己在外，萬一迷路或需要幫助都可以及時求助。成大的同事們想得太周到了！

雖然有了當地手機，但其實我幾乎用不上，因為我在臺南和成大那幾天，幾乎總是有「陪同」的，不是和老師們在一起討論交流，就是和師生們一起用餐或出遊。即便是從成大會館到醫學院這麼短的距離，不是Ken就是學生過來帶路，讓我很有安全感，也就談不上迷路，更不需求救了。

在成大訪問的一個多星期，我深深被成大的熱情待客之道所折服。

人文成大

成大以工科見長，但成大給我的印象，卻處處透著濃厚的人文氣息。

首先是成大會館給我的印象。拿我住的九樓為例，一走出電梯就有一幅四聯的抽象油畫作品，每一聯的圖案相似，卻有不同的顏色特徵，引人去猜想畫家的用意，一年四季？一日四時？世事無常？走廊上懸掛著成大或臺南的歷史照片，給人一種歷史厚重感，又讓人頓生

舊日情懷。每當我走進走出會館，就好像在穿越時空，甚至都能感覺到成大的歷史脈搏。

每天早晨去成大會館餐廳用餐，我都覺得是一份享受，倒不是因為它的食物，而是它的環境和播放的音樂。其實，餐廳很簡潔，一色的白桌布和幾乎沒有什麼特別裝飾的白牆。也許就是因為這份簡潔，讓你的心徹底地安靜下來。有足夠的選擇，但簡單的食物，也讓人不會太注重於食物，用餐的人自然也就雅致起來。正是因為室內的簡約，窗外天臺上的幾株小紅花，竟也能讓人怦然心動。此時，餐廳裡一直播放著的音樂也會悄然地飄進你的耳畔，撥動你的心弦。第一天聽到的是爵士樂，雖然不是在昏暗的酒吧，也有一種特別的情調。第二天是古典音樂，當聽到我至愛的蕭邦鋼琴曲時，心裡一陣顫動，別有一番滋味湧上心頭。第三天是流行音樂，第四天是鄉村音樂……成大會館這樣一個小小的餐廳，卻可以讓你盡享清晨的那一段美妙時光。

以前來成大醫學院訪問就注意到他們對來訪者的午餐安排，這個傳統好像一直有，這次也不例外。午餐就設在醫學院教職員餐廳裡的一個房間，一條長桌，兩邊坐人，訪客和成大





同事可以面對面，近距離交流。沒有繁瑣複雜的大餐，而是每個人單獨點，各人既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點餐，又可以不受就餐時間限制，有些人因為其他事不能準時到也沒關係。吃飯的速度也可以隨意，喜歡談吐的就隨便聊，聊完，他/她那份飯菜還在。這樣，交流起來就輕鬆隨意多了。參加這次交流午餐的主要是皮膚科的幾個年輕醫師，還有Ken。他特別介紹我認識了楊倍昌教授，說他很欣賞我發表在成大校刊上的文章——「臺南掠影」，這讓我有遇到知音的感覺。楊教授原來是搞微生物和免疫研究的，曾參加推動教育部的「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據他說，臺灣教育部近十年來，一直在推行人文教育，但收效甚微。他說他自己有幸被派到德國和美國的大學去生活考察一段時間。他說，要離開原來工作生活的地方，才能看到新的或者是平時看不到的東西，思考或想問題。對於這一點，我極贊同。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喜歡學術訪問或旅行。楊教授說，他一直在問自己，為什麼臺灣教育改革的成效如此

之低？是否因為人文教育的實用價值不如其他的專業訓練？坐在飯桌對面的年輕醫師點點頭說，他每次去聽人文講座都很掙扎，去聽講座的時間用來寫論文好像更實際，因為晉升考核都是看論文的。楊教授問我對此有什麼想法和建議。說實在，如果不是楊教授提出這些問題，我還從來沒有特別往這方面去想。自然在當時，我也無法給出一個經過深思的答案。現在回過頭來想，人文教育是多維度的，其對人格的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也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因此，我倒是很好奇，臺灣人文教育的成效是如何評價的？用什麼樣的尺度？我們通常說，百年樹人，那麼我們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要對人文教育成效做出評價，是否為時太早？是否過於功利？不過我認為，楊教授作為一個成大的老師，能看到人文教育的問題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雖然現在還沒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但至少知道有問題，這樣才會去尋找答案，找解決的方法。實際上，他已經在努力探索。聽Ken介紹，楊教授多年前便開始在醫學院開創了一個每星期一次，名為Thank God It's Friday

(TGIF)的人文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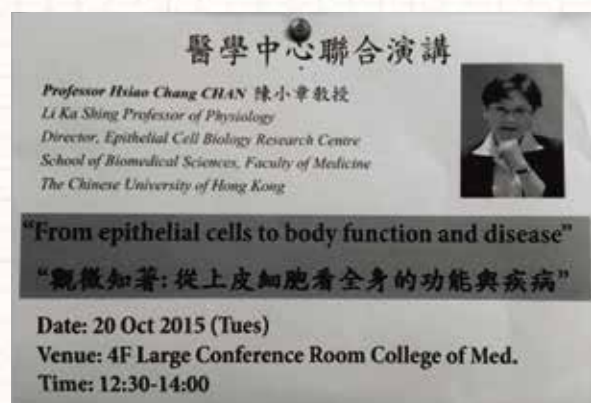
這頓以人文為主線的午餐，讓我獲益良多。

另一個人文成大的深刻印象，其實是我這次來成大訪問之前就已經留下了。當時我提交給成大的講課題目只是英文的：From epithelial cells to body function and disease，而當Ken發來我的講座海報時，我馬上就被上面的中文翻譯震驚了，這麼有文采！本來按英文的字面翻譯應該就是：「從上皮細胞到機體功能和疾病」，但讓我佩服之至的是，他們在題目前面冠以「觀微見著：」，而把題目中的副詞「到」（to）字換成動詞「看」字。不僅給題目增加了文采，還添加了動力。實在是高！我順勢把「看」換成「研究」以增加其學術性。後來我去東海大學講課時，湯明哲校長介紹我的時候還特意點評了這個題目，說從「觀微見著」就可以看出陳教授的人文素養。我趕緊解釋，這文采其實來自于成大的同事（後來我才知道是Ken的傑作）。我人還沒到成大，就已經被它的人文氣息所感染了。

二十日那天下午有一個講座，主講人是經濟學家朱敬一教授，據說他是當選為臺灣中研院院士時年紀最輕的一位。預告的題目非常別具一格：「四十年前我懂個屁」。香港中文大學也經常請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來學校講課，都是專業講座，類似朱院士這種題目的講座，在我的印象中還沒有過。我當然不能錯過這個

機會！不過，這裡聽講座都是預先註冊留位的，如果臨時要參加，就要排隊輪候。Ken提早半個小時就跟他的學生一起去排隊了，我還真沒想到這個講座竟然如此搶手，聯想到我們中大的院士論壇通常還要拉人去撐場。等我到會場時，場外已經擠滿了學生，沸沸揚揚的了。主辦者聽Ken介紹我是訪客，馬上就把我送到最前排的嘉賓席。其實我從來都不喜歡坐嘉賓席，不過現在也沒辦法，客隨主便。講座時間到了，朱教授由成大首任女校長蘇慧貞教授陪同進入會場，就在我同一排的座位就坐。Ken把我介紹給他們的校長，溫文娟秀的蘇校長，握手卻有力度，透著一份外柔內剛的自信和堅定。蘇校長跟我說，中大的沈校長過些日子會來成大簽合作協定。我真希望有更多中大的同事來這裡訪問，領略成大人文色彩。

朱教授一開始講就解釋了他的演講題目為什麼改成了「小校園裡開展狂大想像」，是因



我在成大醫學院的講座海報。

為校長沒通過他原來的題目，認為過於粗俗。我很驚訝成大校長會干預講座的題目，但在這個個案上卻也贊同校長之舉，大學畢竟是斯文之地。其實，朱教授是想傳遞「叛逆」這樣一個資訊，作為大學生，就要有叛逆的思維，才會有創造性。不過，他的講座裡還花了相當一部分時間講「什麼是通識？」「什麼是人文？」通過講四個有趣的故事，再結合他自己的切身體會，最後得出一個結論：領袖來自豐富而正常的人文環境。這，從他這樣的一個領袖人物口中說出來，無疑是令人信服的，我相信對學生的影響也會是深遠的。在成大這樣的人文環境下，我不奇怪將來這裡會升起眾多的明日之星。

在Ken給我安排的成大訪問行程表上還看

到另一個講座，由作家苦苓主講。這是通識教育講座之一。看到苦苓的名字，我想起上次來臺南買的一本書，《我在離離離島的日子》。其實當時我對苦苓沒有任何認識，只是憑著那個好玩的書名和書裡別致的小島照片，就把書買了。回香港仔細把書讀了，很喜歡作者細膩的情懷和筆觸。沒想到這次居然還可以在成大聽到作者本人的講座。屆時我去了，又是滿滿的一個大講廳，瘦小的作者在臺上講「幽默無敵」，儼然一個蓋世英雄，讓聽眾爆笑連連。在他看來，幽默是亂世救生術，可以抵抗攻擊，化解尷尬，啟發智慧，嘲諷現實，挑戰權威。我想，這樣的處世智慧，對將來要接受人生各種挑戰的學生來說，無疑是很受啟發的。

因為是來成大醫學院訪問的，我經常行走於醫學院和附屬醫院之間，處處都可以感受到這裡的人文關懷。除了我之前在「臺南掠影」裡面已經提到過的，覆蓋於醫學院走廊牆壁上的、根據第一任醫學院黃昆巖院長所書寫的醫生誓言而製成的巨幅陶製藝術品之外，這次我還注意到醫學院裡另一幅牆，上面用25種語言來書寫「醫學」一詞，展現出一種廣闊的胸懷和國際視野。在醫院和病人的交流區裡，我看到有文字介紹一個感人的故事：一個外國人把自己意外身亡的愛女的多個器官捐贈給臺灣三個垂危的病人，挽救了他們的生命。另一面的牆上就有其中一個因得到器官捐贈而獲救的病人所寫的感言，旁邊還有一個由英文和心形圖案拼成的一個中文「愛」字的紅色雕塑。我站在那個地方，面對那個中英文合成的雕塑思索



成大博物館。

著，聯想到那幅用25種語言所寫的「醫學」的作品，感受到的是：醫學無疆，大愛無疆。

成大醫學院這種潛移默化的人文教育的成效，不是用一般的評價標準就能衡量出來的，而成大附屬醫院被評為臺灣服務品質最佳的醫院之一，應該也不是偶然的。人文成大，我贊一個！

精英薈萃

為了更多地瞭解成大，我去了成大的博物館。因為前兩次來成大，都碰上閉館，這一次專門花了一上午去參觀。

校史室設在博物館二樓。其中一翼以「成功的基礎」為題展出成功大學在日治時代的前身，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史（1931-1945）。這是當時臺灣工業教育的最高學府，因此奠定了日後的成功大學工科教育的重要基礎。另一翼展出從1946的「臺灣省立工學院」到1971的國立成功大學的沿革。有趣的是，在歷年的傑出校友名單中，我看到了兩個我熟悉的名字：丁肇中和白先勇，前者是1976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後者是享譽文壇的名作家。更有趣的是，兩人都沒有在他們原來所修的學系，

機械系（丁）和水利系（白）畢業。我在想，如果當年他們沒有在成大讀書，他們會有日後的成就嗎？如果當年他們繼續在成大讀書，他們還會有日後的成就嗎？這些問題可能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們已經成為成大的傑出校友。據Ken介紹，現代名作家龍應台也是成大的校友。顯然，成大並不僅僅培養工程師。

成大博物館的一樓，還有另一個展覽「印象蘇雪林」。蘇雪林（1897－1999），民國時期被譽為中國新文學五大女作家之一，除了與冰心，丁玲，馮沅君，凌叔華齊名之外，她更有自己的學術見解，從楚辭中發現其中蘊含西亞神話，大膽地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的學說。她自1956年起應聘於成大，並在成大生活逾半個世紀。作為最後一個故去的五四作家，她以一百零三歲的高齡在成大醫院辭世。直至她辭世之時，她仍致力於西亞神話的研究。顯然，成大並不只有工科研究。



成大歷屆傑出校友，包括丁肇中、白先勇。



印象蘇雪林展覽。

無疑，作為臺灣南部的重鎮大學，成大的多個學科都聚集了無數精英。那麼，成立於1988年的成大醫學院，又是怎麼樣的呢？這是我這次訪問想要瞭解的。

我到訪的第一天，Ken帶我去見醫學院的張俊院長，院長對我的訪問表示歡迎之餘，也提到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們所發現的一個對癌症有療效的化合物已經進入二期臨床，連美國的FDA也通過了。曾對藥物研究做過一些嘗試的我，深深知道這個過程，尤其是進入臨床二期是多麼不容易。不過，院長說他現在行政事務太忙，幾乎都顧不上研究工作。我說，這就是為什麼我不願意涉足行政的原因，我不想讓行政事務干擾自己熱衷的研究工作。院長說，研究是「自家樂」，行政是「眾樂樂」，能夠做到「眾樂樂」，還是值得的。從院長身上，我看到一種高度。

訪問的第三天我去皮膚科做了一個講座，介紹離子通道CFTR在皮膚創傷癒合中的作用。創系主任，李玉雲教授一臉嚴肅地問了我幾個尖銳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囊性纖維化病人汗腺的問題，這提醒了我以後準備講座時要加個幻

燈片專門介紹這個方面的情況。李教授還問及CFTR對皮膚各皮層的影響，這也提醒了只關注上皮細胞的我，要考慮CFTR可能對其他細胞的影響。二十多年前從美國回來創立成大皮膚科的李教授，現在依然寶刀未老，保持著敏銳和嚴謹的思維。等講座結束之後，李教授再和我交談時，我看到她很燦爛的笑容，剛剛因為她提的問題而繃緊的我，馬上感覺到她其實是個和藹可親的前輩。

與從美國回來、直爽的李教授不同，從日本受訓回來的許漢銘教授給我的第一印象則是一位謙謙君子，典型的東方紳士。我的講座完了，許教授首先用了很多溢美之言評價我們的工作，繼而提出CFTR的機械敏感性和皮膚的機械信號轉導的可能相關性，並對這方面的合作研究表示出極大的熱情。為此，他在皮膚科為我設的歡迎晚宴上，邊用餐邊向我介紹了他們的小鼠皮膚腫瘤模型，以及他們開發的從植物裡純化的治療藥物。後來還專門另找時間和我進行過一次詳細的討論，並同意為我們提供他們的動物組織樣品和藥物，用以進行合作研究。我被他的熱誠所感動。Ken後來跟我說，



走進校史館就能看到成大一路走來的足跡。



許教授不僅自己精於科研，更重要的是提攜晚輩，Ken就是跟他一點一點地學做科研的。許教授還特別要推舉我作為特邀講者參加明年在昆明舉行的皮膚屏障專業大會。他給了我前幾屆會議的資料，裡面除了有他們的研究成果，封底還有許教授自己畫的畫。顯然，會議資料是由許教授彙編的，而他的插圖讓這些科研資料平添了人文趣味。這讓我對許教授更加肅然起敬。

訪問期間除了隨時隨地和Ken交流各種研究課題的想法之外，還安排了一次與他的實驗室成員專門的討論。首先聽取了他的學生關於細胞光動力學的研究進展報告，我們對進一步的實驗做了一些新的安排。然後和Ken的合作者，小兒心臟的王玠能醫師及心臟外科甘宗旦醫師，一起討論我們正在寫的一篇關於用幹細胞治療先天性心臟病的一種新方法的合作論文。通過討論，我們對如何提升這篇論文的影响力，及其所需進一步的工作達成了共識。大家都覺得這種討論交流對推動合作研究工作很有幫助。我還參觀了皮膚科的實驗室，驚訝地發現每位研究主持人只有一米見方左右的實驗台。Ken的學生給我介紹在這一平米的試驗臺上做細胞光動力學實驗的裝備設施，我被震驚了，實驗竟可以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完成！這讓我馬上對Ken的研究團隊和皮膚科的同仁們敬佩有加。

當我參觀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的時候，我也同樣被震驚了。不過，這一次是因為他們所

擁有的一系列先進的儀器設備，包括多台雙光子的成像儀和高通量藥物篩選自動化流式儀，讓我極為羨慕。成大醫學院在臨床醫學研究方面銳意爭鋒的雄心由此可見一斑。

因為我的主要研究涉及生殖系統，Ken把我介紹給婦產科主任吳孟興教授，並安排了我們的討論時間。吳教授向我介紹了他們對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研究工作，我這才知道，原來我一直推崇的一個關於子宮內膜異位症的工作模型，其中吳教授團體的貢獻良多。吳教授還告訴我，他們的很多發現是通過和生理所的蔡少正教授團隊合作所取得的。由此，我看到臨床與基礎緊密結合在成大的一個成功的範例。

我頭幾次來成大，主要是生理所邀請的。雖然現在很多我原來認識的老師已經退休或離任，但是在來聽我的講座的聽眾中，我還是看到曾經接待過我的生理所所長莊季瑛教授。後來我抽空去了一趟生理所，想拜見莊老師。不巧她去了開會，在樓道上碰到她的先生，正在忙實驗的樣子。我聽說他已經退休了，便不無敬佩地跟他說：「你對科研還真的很有興趣和熱誠。」他笑著答我：「是她的興趣，我幫她的忙。」我暗暗吃驚，還真有對科研這樣投入的兩口子！當我最後見到莊老師時，她告訴我，這已經是她第二次任所長了，主要是想帶帶年輕的老師，因為大部分資深的教授都退了。看著她一臉憂慮的表情，我被她打動了，這雖不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但也應該是先所裡之憂而憂了。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成大會館前碰到了國家實驗動物中心主任余俊強。和Ken一樣，他原來也是香港人，不過他的廣東話已經夾帶點臺灣味了。據Ken介紹，他們成功地建造了人類化老鼠模型(humanized mouse model)，剛剛推向市場。我問這個模型是否可以提供給香港，余主任爽快地回答，可以，說最近新加坡也向他們購買了這個老鼠模型。從他和Ken的交談之中，我瞭解到他頻繁地奔波於臺北和臺南之間，但我能感覺到他的正能量和對工作的那份投入。

每次進出醫學院訪問學者的辦公室，我都能看到醫學院院辦前那幅題為「奉獻 - Dedication」的現代雕塑。當我對成大為期八天的訪問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對這個雕塑的含義又有了一種新的領悟。

成大，不僅僅是個精英薈萃的地方，更是一個有奉獻精神的地方。

莘莘學子

成大有多少學生，我不知道，真正與之接觸的也不多，而看到最多學生的場面，是大講



通識課同學對「通往生命之道」講座的反應。



與成大醫學院皮膚科同事共聚。

堂外學生們排隊等入場聽講座的盛況。我問陪我聽講座的、Ken實驗室的年輕助理沈怡菁小姐，她來聽講座是僅僅因為要陪我，還是有興趣聽。她答：「有啊！平時大部分的時間給了工作，其他時間給了小孩，就想留點時間給自己。因為自己碩士畢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經常聽聽講座可以學到新的東西。」不知其他學生是否也是這樣想的。但至少，成大學生踴躍參加講座的程度是我在香港不多見的。

在醫學院的走廊裡，總能看到席地而坐，圍成群的學生，有討論的，也有看書的。我還看到走廊寬敞處那端放著一溜圓桌和椅子，據沈怡菁小姐說，這些是為方便學生學習討論而設的。這麼好！我都想不起我們醫學院有專門為學生所設的類似場所。

我和成大學生的交流，主要是在一節通識課上，給學生講題為「通往生命之道」的講座。上課前Ken告訴我，一講完課學生就可以在網上給老師評分。哇，到底是工科基礎深厚的大學，連學生給老師評分的辦法都那麼超前。一時間，我感覺頗有壓力，同時又覺得有

挑戰性。我在講座中問學生第一個問題：「人是什麼？」同時問在場的學生有誰想過這個問題，六十多位學生當中只有一人（學外語的）舉手說想過。第二個問題是：「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思考過這個問題而舉手的人多了些。問有多少人在一年裡完整地看完一本書，大部分人舉手；再問讀過兩本的有多少，舉手人數銳減。我心裡歎息，這真是我們這個資訊爆炸時代的悲哀啊！正是因為要提高學生讀書的興趣，我的講座是以介紹現代哲學大師卡西勒的《人論》一書來導入的。我順便問在場的學生，有讀哲學的嗎？沒有人舉手。有個學生解釋說，成大沒有哲學系。這著實讓我嚇一跳，這怎麼可能？因為我的講座裡用了兩幅油畫來舉例，我又問在場有多少人學藝術，同樣沒有人舉手，也還是剛才的那個學生解釋說，成大有藝術研究所，但沒有藝術系。我沖著Ken搖頭，表示不可思議。另外，我很奇怪，為什麼

那個解釋的學生對學校的學系情況那麼瞭解，就問那個學生是學什麼的，答，學歷史。本來她也考慮過學哲學，當時在網上查過，所以知道成大沒有哲學系。我很難想像，人文氣息濃厚的成大，竟然沒有如此重要的人文學科。我不禁好奇，是哲學、藝術大師難求？還是現在要學哲學、藝術的學生太少？

課講完了，掌聲的熱烈和持續的時間超出了我所預期的。接下來是提問的時間，一個學會計的學生提出她的困惑：「看哲學的書，很迷惑，好像找不到答案。」我說：「哲學就是讓我們去思考，並不是所有問題一定都有答案，也並非所有的問題就只有一個答案。」最後一排的一個學生問：「你剛才講了生物學的生命意義，那你自己認為的生命意義是什麼？」我答：「我從小就認為生命的意義就在於做一個有用的人。回到剛才講到的生殖，也就是生物學的生命意義上，不光自己身體力行

作者（右三）、許銘漢教授（右四）、王德華醫師（右一）及皮膚科的同事。



生殖，有個兒子之外（這裡有哄堂大笑），還通過科學研究對人類生殖有所貢獻」（這裡有掌聲）。最後Ken指定班代表提問題，班代表說要想想，然後慢吞吞地問：「老師，你剛才講的那些科學問題是怎麼提出來的？又是如何解決的？」我一聽，腦子差點沒炸了，我這堂課不就白講了嗎？我好不容易耐著性子，簡單複述了我們如何從一個遺傳病的多種病症發現科學問題，至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說，你讓其他同學解釋給你聽。這裡又是哄堂大笑，但我有點鬱悶。

下課了，一個學交通管理的學生過來跟我說，她有個朋友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她覺得她的朋友很幸福，因為有我這樣的老師。這好歹把我從剛才的沮喪中拉了出來。那個唯一想過「人是什麼」的學生走過來，問我可不可以用廣東話提問題，原來她是香港來的。她的問題是：怎樣才叫有智慧？誰能夠說明你真的有

智慧？我跟她說，她的問題還真不是隨便可以回答的，她能問這樣的問題，已經說明她相當有智慧了。我又問她為什麼要到臺灣來念書，她說不想在香港念書，希望走得遠一點，看得多一些。有趣的是，她的名字就叫郭遠宜（在廣東話裡，「遠宜」與「遠兒」同音），我笑著跟她說，你是註定要遠行的。Ken是香港人，聽到遠兒講廣東話，他馬上雀躍起來，還讓遠兒評論我講的課。我馬上阻止他說，這樣當老師的面問學生不合適，學生肯定只會講好話，而遠兒則誠懇地對我說：「真是講得很好。」這讓我對做科普講座的新嘗試（連廣州那次，這才是第二次）增加了信心。她又說：科研部分還是有點深，不是完全聽得明白。另一位有生物背景，叫陳怡君的學生說，她就喜歡聽科研相關的那部分，藝術那部分她沒大聽懂。由此可見，一個講座要符合各人的要求，真不容易。通過這一堂課以及和這些不同學科背景的



學生交流，我被成大學生的好學精神所感染，更深刻意識到，學生其實都是有求知欲的，關鍵是老師如何教。

回到訪問學者辦公室，Ken說我的課穿透力很強，連最後一排的學生都提問題了。Ken還告訴我，那個班代表其實是個極聰明的學生，他問我的問題是處心積慮之後提出來的。聽Ken這一說，我才幡然大悟，班代表問我的問題聽起來好像是他沒聽我的課，其實他是想通過他的發問，把我所講的課做一個高度概括，同時也給我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考驗我的智慧和耐性。顯然，我沒有足夠的幽默感，幸虧耐性還可以。經常在各個大學講課的我，還真沒遇到過這樣獨特的學生。

我在成大訪問期間所看到或接觸到的學生，也許就是成大莘莘學子的縮影。

臺南成大

在成大，我能感覺到一種非常深厚的臺南文化，那是一種已經融入到成大血液裡的，原初、樸實、人本、帶著歷史沉澱的臺南文化，厚重而不張揚。

在醫學院院長辦公室裡，我注意到他辦公桌後面的一幅水彩畫，上面是一間鄉野舊屋，也許就是臺南的舊屋。這畫讓我感覺到這辦公室主人的臺南情愫。

參觀成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時，謝奇璋所長送了我一本《府城醫學史開講》。無獨有偶，頭一

天我在醫學院的書店裡就看到這本書，本來就想買，但因為當時有點匆忙，我想之後再抽時間去看其他的書時再一起買。沒想到，謝所長會把這本書送到我手上。更沒想到的是，據這本書所作的考證，臺南是臺灣現代醫學的發源地。原來，臺南悠久的歷史是多維度的。

正是因為臺南有悠久的歷史，我鍾情于臺南。在訪問成大期間，我一直都在抽空看Ken送的那本《臺南的樣子》。雖然之前我曾數度來臺南，對這府城已有些認識，但我還是被王美霞那清麗如詩的筆觸勾勒出來的臺南所深深吸引。

「府城是一本書，打開它，線裝的形式，方正娟秀的宋楷，不細看內容也能窺得韻味，字與字之間，留一點毛毛的邊框，鵝黃光暈端襯著鬥大的黑字，那是歷史的痕跡，是歲月的排列組合。在這樣的都市，開一家舊書店，就是典藏這個城市最私密的心情了。」這是王美霞介紹「草祭」舊書店的一段文字。我在「臺南掠影」也曾特別著墨寫過這家讓我沉醉的舊書店。原來，「草祭」旗下還有另一家舊書店，就在樹立著一座魯迅沉思雕塑的成功校區大門的對面，叫「墨林二手書店」。這裡的很多書可能都是從成大學生或老師的手裡淘汰下來的，扉頁和行間不時會看到簽名、劃線和筆記。每每看到這些墨蹟，都會讓我心動。這裡的書，其專業程度也是在一般書店不常見到的，應該是學校裡的專業書。這次訪問成大，我又光顧了兩次這家書店，買了《曹操》、



《中國歷史頓挫》、《古代思想家》、《魏晉南北朝文化》、《蒙田隨筆集》幾本書，還有一本《古地圖集精選》和一本畫冊《讀書的女人危險》。那些帶著筆跡、發黃的紙頁，讓我對撫摸過這些書的學子們浮想聯翩。如果說「草祭」典藏的是臺南這座城市，那麼「墨林」典藏的就應該是成大這所大學了。

成大附近有很多小攤販和餐廳，除了五味雜陳的陣陣飄香，更讓人感覺到的是鄰家人那種濃濃的人情味。無論你是暫時住腳觀望，還是真的就餐，店家都是客氣周到。Ken說他們經常光顧成大對面一家麵館，和店主都很熟，最近一次他到那裡，老闆娘就對老熟人的Ken說起她的兒子在台大讀書了，言語中透著驕傲的喜悅。Ken說，這讓他很感動，就好像聽到自己家人的一個喜訊一樣。我笑著說，她兒子在成大旁邊長大，自然也會染上書卷氣，能考上臺

灣第一學府也就不奇怪了。Ken還帶我去「老友餐廳」吃飯，說之前的成大校長也是這裡的常客。這裡的小炒果真可口，尤其是鹹魚肉粒炒飯，我就覺得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炒飯。再就是這裡的甜品，天山雪蓮紅棗羹，也是一絕。一人管一個樓面，忙得團團轉的大嬸，始終是一臉和氣，客人點菜問題多多她也不厭其煩。讓我驚訝的是二樓餐廳裡掛著裝裱得體的一幅陶淵明飲酒詩的字：「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因為我給自己在香港的書屋取名為東籬軒，要的就是這首詩的意境，所以在臺南不期然地看到這首詩，特別感到親切，而這首詩用古樸的篆隸書抄寫就更顯飄逸和溢滿書香。我真得很難想像這樣一家平實無奇的餐廳，會有

書法如此深厚的這樣一首詩抄。不過再一轉念，正是這樣一家平實無奇的餐廳，配這樣的一首詩，也許才更貼近陶淵明的意境吧。這幅字抬頭寫：「阿波先生雅正」，這阿波先生倒很有可能是這家餐館的老闆，而這書法沒准就是經常來這裡光顧的一個成大老師的墨寶吧，他和這家「老友餐廳」的阿波先生沒准就是老友。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臺南有很多小吃，而很多名吃背後都有一段歷史故事。這次訪問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小吃是「同記安平豆花」。豆花是中國人再普通不過的食物，我走南闖北也吃過不少，都是白白嫩嫩，口感大致相同，除了北方喜歡吃鹹的，南方愛吃甜的。當Ken告訴我「同記安平豆花」是名吃時，我並不以為然。二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們在安平看完「夕游出張所」（日治時代的鹽務場）和「安平樹屋」（原德記洋行的倉庫（1870），現大部分的牆已被榕樹覆蓋，

樹屋一體）之後，就去吃安平豆花。我沒想到豆花還可以做成灰黑色的，叫竹炭綠豆豆花，吃下去卻異常清香，就是和別的地方做的豆花不一樣。在「同記安平豆花」的店裡，我看到它的歷史介紹：四十年前一對姓黃的夫妻，每天起早摸黑，在安平推著車子走街串巷賣他們自己做的豆花，年復一年地把安平豆花的牌子打響，到現在已經有遍佈臺南的多家連鎖店。我除了在安平吃過，還在離成大不遠的臺南火車站附近吃過，二十七日離開臺南之前還特意去了一趟，味道都是一樣的清香。原來，每天的豆花都是從總店送到分店的，安平豆花的名牌是貨真價實的。在臺南，同樣把一件簡單的事情做到極致的還有「珍珠奶茶」，雖然已經很難說得清，原創到底是春水堂還是翰林茶館。

二十五日晚我們從誠品書店出來，在「夜貓子啤酒屋」吃過晚飯後，Ken開車路過「小林木瓜牛奶」時說，來臺南沒嘗過「小林木瓜



清甜的安平豆花一直在我的記憶中飄香。

牛奶」就不算來過臺南，便下車去買。老闆娘顯然和他很熟，一邊準備飲品，一邊和他說家常。我站在一邊，無聊之間突然發現牆上的兩條標語：「沒有使命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生命」；「計較少一點，付出多一些，就是可愛的人生」。一直在給學生講「生命意義」的我，竟然在臺南街頭上看到生命意義的詮釋，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臺南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在你不經意的時候，你就被打動了。

臺南市長賴清德為《臺南的樣子》寫的序裡有這麼一段：「文化源自於人類的生活，而生活又反映文化。臺南，這座曾有三百年身為臺灣首府的城市，走過它，就像走入臺灣歷史，不僅在街道巷弄間，古跡、傳統建築等文化遺產俯拾即是，在人與人的接觸與生活中，更能深刻感受到這座城市深厚的人文底蘊。」

賴市長還引用了奧斯卡最佳導演李安的話：「我對世界的眼光，是在臺南養成的。我的紀律、道德標準，基本上是臺南給我的。」

臺南和世界，就是這麼連接的。那臺南和成大呢？

刊登了我寫的「臺南掠影」那一期的成大校刊，也報導了對當時剛就任的成大第一位女校長的專訪：「成長於臺南的蘇校長，生命中許多重要時刻都和臺南古都不可分割，行腳走過世界，回到故鄉臺南，當選校長後，其思索規劃的高教未來除了和臺南這個城市緊密扣連在一起之外，也融入多年在國際事務上的經歷，希望打造出與古都共榮的國際一流大學。」

這，也許就是臺南與成大的關聯的最好注腳了。

我醒悟到，我在成大所看到的，其實就是臺南的樣子。一個地方，一所大學，它們之間是一種文化。當我們瞭解了臺南的文化，就不難理解成大的待客之道，人文素養，老師們的奉獻精神，還有學生們的求學熱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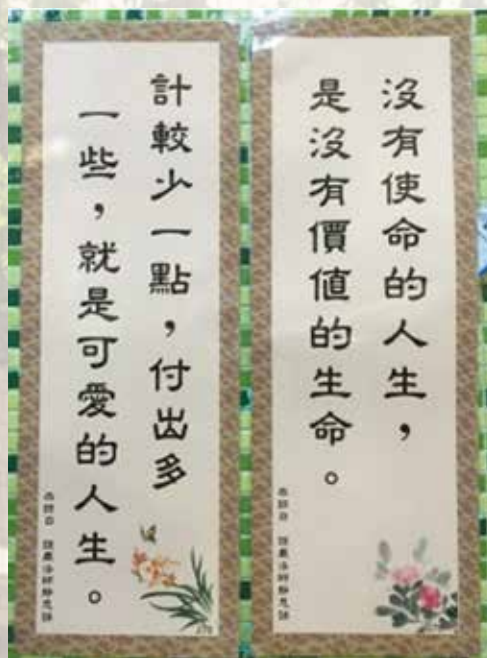
紮根臺南的成大，有一種獨特的文化氣息和國際視野，讓我看到傳統文化在大學教育中的傳承和拓展，也讓我熱切期待著它更成功的輝煌未來。

2015年12月10日 初稿于香港中文大學

2015年12月11日 修改於東籬軒

2016年2月15日再改于香港中文大

續〈印象成大〉之〈尋找學術的靈魂〉請見《成大》253期。



臺南街頭上看到的對生命意義的詮釋。